

陶：另一种火焰

□张毅

走近陶器必须经过这样的路途：几场大雪、经年不止的战争、寂寥的村落、三两文人骚客、青驴、浩瀚的河流。

最后到达一片久久不熄的火焰。

夏天呈现火的颜色，空气中燃烧的气息，恍惚间听到“毕毕剥剥”的声音。原野被雾气笼罩着，地上有焦土的凹痕。一些人影晃动着：是一些面孔黝黑的窑工，深陷的眼窝充满渴望。他们裸着上身，表情木然，脸呈陶色，青灰间夹杂着怀旧气息。这是陶器出生地；火是父亲，土是母亲，窑工是始作俑者，他们身边是零乱的刀具、陶器的碎片以及淬火后的水汽。

火一直在燃烧。

从刀耕火种开始，火一直就没有失传。在被岁月遮蔽的土地上，有着许多窑厂和不知名的窑工。那里布满火的痕迹以及窑工模糊的身影。窑的高温足以使物质改变性质，如同人类从最初物质的火上升为精神的“火”，这是一个质变的过程。

在远古，最初不经意的火星仿佛天启之光，使人类突然发现了自己。在精神或哲学意义上，火与水的对应是从这时开始的。这之前，世界是属于水的——物质的水。泱泱一片，浩浩荡荡。更早的时候水是没有灵魂的，他们随波逐流。自从有了火，水变得情愿



绵绵，波澜不惊，水有了上溯的愿望。水沿着艺术的脉络上升到使古人分出阴阳的哲学高度。窑工的手到达之后，土被唤醒了。土开始有了感情。土在艺人手中飞速旋转。

在火的背景下，土和水合成一体，它们在火的照耀下被赋予一种穿越时空的重托——以陶的形式固定下来，保存或者被打碎。这应是一段心灵的旅程，遥远的没有时间和地点。陶安然地坐落在时间深处，使我们洞见远古的工艺过程和生存状态。

从河姆渡、龙山文化、仰韶文化、半坡遗址到瓷的出现，陶记载着一个民族向上爬行的文化轨迹。五千年是一层厚土，中间泥沙俱下，优秀的土留了下来，被艺人传递着。宁为瓦全，不为玉碎。陶是一种来自民间的物器，与土为伍，永不

言语的陶，给我们一些民间质朴的启示。也暗含了浑然天成、大美不言、返朴归真的精神。

我一直喜欢旧物，不是因为怀旧，是它们带给我一种与现代生活相对视和反观的角度，一种宁静与纯粹。我手上有几件陶器，一直摆放在书橱显要的位置。它源于老家一个普通的村落，那是一个陶艺之乡。它时刻提示我文明在进化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了什么，又带走了什么。

吃樱桃去！马路上挤满了通往乡村园区的各种车辆，车里载着亲朋好友、全家老小。

樱桃园里笑声欢语频频传来，一堆堆、一伙伙、一群群激动的人们，穿梭

在樱桃树下，然后在惊叹和欢呼声中，摘下一串串、一粒粒又红又软的樱桃，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，品尝着那汁水四溢的甜美滋味，脸上无不露出欢欣而满足的笑容。

摘樱桃是现在不少地方初夏季节的一种消遣活动。交上几十块钱“门票”，走进指定的园子便可以大显身手，随心所欲了。园子有大有小，主要看樱桃树的数量。小的十棵八棵，大一点的几十棵，再大的上百棵，甚至还有上千棵的。随便吃，吃多久吃多少都可以，全看你肚皮能否盛得下，但不能带走。

吃归吃、摘归摘，更在意的是一种情怀、一种乐趣。

最高兴的还是果农，城里人到乡下吃樱桃，省了摘了，也省了进城送货费。前年去一家果园，“老板”是位四十多岁的农民，投了200多万，栽种了上千棵几十个品种的樱桃树，每年至少有七八千人来园子里采摘。今年疫情担心受影响，结果樱桃节开幕那天，成千上万的市民和游客，戴着口罩，在交警的指挥下，有序而来，整个北宅热闹如常。

樱桃好吃，但树难种。前年我想在小院里栽棵樱

樱桃红了

□王溱

桃树，找来一位“专家”，看了看土质又看了看环境说，地上建筑垃圾太多，试试看吧。我一听这话心里顿时凉了半截。建筑垃圾之上怎么可能长出好树？结果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年树上居然出现了樱桃。后来听人说，樱桃树很有“个性”，土质太好不一定就生长得旺盛，水浇得太多透不一定就水灵，旱了不一定就会枯萎，要恰到好处。

也许正是它的“独特”，樱桃成为艺术家们眼中和笔下的“神灵”。齐白石、唐云、丰子恺、亚明、许麟庐、陆俨少的画作里，樱红叶绿，光彩无限，春意浓浓；李白、李贺、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作品里，樱桃也是“风情万种”，激荡人心。最流行的是民间“樱桃小嘴”一说，更是把一个时代人们对美的欣赏表达得有形有色，淋漓尽致。

樱桃有花有果实。盛开时花团锦簇，千姿百态，那白里衬红的花瓣，五彩缤纷，令人炫目，而当它的果实挂满树枝时，犹如一串串打磨精美的宝石，珠圆玉润，闪烁着耀眼的色泽。所以人们喜欢用樱桃来代表美好的事物、美好的爱情、美好的生活、美好的前景。

如今漫山遍野的樱桃红了，郁郁葱葱，清澈见底的山水绿了，“心源一种闲入水，同醉樱桃林下春”。让我们为这幸福的时光而陶醉吧！

文史杂谈

帕霍姆情结

□邵顺文

“有生活的时候，就有幸福。”托尔斯泰的这句话，像针一样，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中。

忆起俄罗斯那篇著名的《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》。农民帕霍姆为买到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不停地走，因为买卖双方事先约定，从清晨到黄昏他走过的土地都属

于他，帕霍姆为此拼尽全力，最后力竭而死。生活中，很多人都是“帕霍姆”，为追求数量而牺牲了人生的质量，过着舍本求末的日子。

收藏家马未都是少数能够避免“帕霍姆”情结的人。

青年马未都曾在航天工业部下属一个厂当工人。

那年他所在的工厂第一次发奖金，为了打破大锅饭，厂里规定把奖金分成一二三等，每两个等级之间

相差两元。可不要小看这一两块钱，那时候技术最好的工人的工资也就三十多元。马未都意识到这将是一场长时间的会议，就主动要最低的第三等奖金，没有参加评比会。在众人的惊愕中，他高高兴兴去图书馆看了两天书。多少年后回忆这件事，马未都觉得用两块钱买两天幸福，值！

联合国搞了个全球幸福指数调查，结果大出所料：指数最高的，不是最发达的美国，也不是自然环境

最好的欧洲，而是一个经济很落后、生活很原始的太平洋岛国。因为那里的人们与世隔绝，自给自足，没有那么多欲望，没有帕霍姆情结。

手感平滑的鱼，往往暗藏着口感粗糙的刺——功名利禄，戕人，也戕己。看透看穿，需要把脚伸向更

远的空间，也需要把眼睛伸向更远的时间。

澳大利亚作家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，各路记者纷纷前往采访。一位记者捷足先登，欣喜不已，因为一向拒绝媒体采访的怀特同意接受他的采访。怀特带他来到一条河边，径自快乐地在钓鱼，任记者怎么问，他都一言不发。一下午的时间，记者站在他的身旁像个木偶。黄昏时分，怀特边收拾渔具，边说：“采访到此结束！”记者急了：“怀特先生，您还一句话都没说呢，您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感想？”怀特抬起头微笑着回答：“我已经告诉您答案了，对于我来说钓鱼就是幸福，诺贝尔奖是多余。”

以如此境界面对人生，还有什么拿不起，放不下？还有什么能够让人感到不幸？人生最重要的是，抛却帕霍姆情结，获得一颗感知幸福的心。

大家V微语

爱的艺术家

□周国平

●自爱者才能爱人，富裕者才能馈赠。给人以生命欢乐的人，必是自己充满着生命欢乐的人。

●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，既不会是一个可爱的人，也不可能真正爱别人。他带着对自己的怨恨到别人那里去，就算他是去行善的吧，他的怨恨仍会在他的每一件善行里显露出来。受惠于一个自怨自艾的人，还有比这更不舒服的事吗？

●只爱自己的人不会有真正的爱，只有骄横的占有。不爱自己的人也不会有真正的爱，只有谦卑的奉献。

●如果说爱是一门艺术，那么，恰如其分的自爱便是一种素质，唯有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才能成为爱的艺术家。

谈天说地

二月兰的世界

□安武林



二月兰，像个花朵们运动场上的健将运动员，从二月一直开到了四月底，还在灿烂地开放着。

杏花桃花，连翘梨花丁香花，一一都凋谢了，可是，二月兰还在开着。现在，它又陪伴着山楂花、金银花、月季花，一路前行。

二月兰，又叫诸葛菜。我知道诸葛菜，并不知道它叫二月兰。植物、动物的知识很丰富。有时候，我们还会因为植物的名字而争论，甚至争吵。比如

说，这个说，它叫二月兰，另一个说，不对，它叫诸葛菜。面红耳赤。得知它们是一种植物的两个名字之后，大家握手言欢，开心一笑。这种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并不鲜见。

二月兰的兰字，让我敬畏。我以为，二月兰是兰花，兰花很娇贵，非常难养。我养了一株，数年都不开花，一气之下，当作野草扔掉了。从此，我对一切的兰花都敬而远之。其实，二月兰属于十字花科，而非兰科，名字容易误导我们。

二月兰的花朵分紫色、淡红色、白色三种。花茎及叶子，与油菜有几分相似，但二月兰要纤细得多。这种植物，貌似娇嫩，实则生命力极顽强。它对生长的环境需求不太高，阴面阳面，干旱和湿地，都能成活。但是叶子和花朵的繁茂或者瘦弱，以及它的高低，可以辨别出它的生长环境。

我喜欢紫色的二月兰，尤其是成片的时候，远看，就像一片紫色的海洋。微风一吹，小小的花瓣们抖动着，像是振翅欲飞的小蝴蝶。真是赏心悦目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孙泽峰
一版编辑：吴天奇
一版美编：任兰君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专供

